

浪漫情怀与理性精神的融合

——读黄金明诗集《时间与河流》

■ 黄俊怡

在参加省作协一次交流会,间中我在诗人黄金明的办公室与他有过短暂的交谈。临别,他赠予我小说集《桃李不言》、诗集《陌生人诗篇》(获得第九届广东省鲁迅文艺奖)以及由花城出版社出版的广东省中青年优秀作家文丛《时间与河流》的诗集。作为集小说、散文、诗歌于一体的写作者,黄金明是岭南地区最有才华的作家之一。他的文学先见与视野也早已超越地域性范畴,通俗一点说,他的诗歌并不是放在某一个地域之内,有地域的禁锢,对写作者来说创作空间是有限的。谈及写作,黄金明曾对我说:要多读世界文学经典,不要依赖任何事情,也不要在乎任何人对你的评价。他认为写作者只有自己才能真正了解自己,他说,不要进入牢笼,要到旷野去,我很谢谢他。

时间与河流,代表长度与广度,时间是没有边界的,河流亘古亘今,这两者之间,有其深邃与高远的视野。诗集分为短诗与长诗共76篇。这本诗集搁置了一段时间,黄金明是一位有思想高度的作家,我认为读他的诗必须让自己进入一种安静的境地,否则我宁可不读。当然,我深知要读透黄金明的诗歌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要成为一位卓越的诗人,他必须是受得了时间的寂寞。古来哲人无一不是孤独的。有些孤独仿佛与生俱来,黄金明成为诗人,并非偶然,与数学绕道,故乡的草木、山冈、河流给了他深厚的才情,尽管他认为:“在流水上写下的叹息并不是真正的孤寂”,但毕竟很早就懂这些粘带泥土,来自自然的清味,这些意象给了诗歌生长充足的养分。

老子云:“大音希声,大象无形;道隐无名。”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见解,只有少数人所能体会。黄金明诗展现的深刻思想,其独特的艺术手法,均是诗歌的少数,其诗歌展现的宏大意象和表达宽度令人难以企及。他的诗歌在形式上有着西式的履痕,他吸收了十九世纪西方诗歌的语言艺术和表达技巧,研究黄金明的诗歌必需谙熟西方诗歌的历史背景,否则我们很难抵达他的诗歌语境,没有涉足欧洲诗歌的田园,我们很难看到那园浪漫的春色,所幸在思想上,黄金明的诗歌依旧延续中国文学的传统特色,他的诗歌体现了个体的独立性,并有着觉悟的意识。正如他在《陌生人》中引述德国作家歌德的名言:“不要指责我的信仰,我的信仰不属于人类的大多数而我不试图说出。”这用在诗人黄金明的身上,同样是贴切的。

《时间与河流》有着鲜明的岁月印记。意象丰富,视野不断拓宽,村

庄、河流、庄稼、青草、星空,这些美好的意象充满乡土气息和故乡抒情,他把故乡风物糅合在诗歌中形成了独特的诗歌艺术,他的诗歌兼具了浪漫抒情和理想主义情愫,亦即浪漫情怀与理性精神的融合。《一九八六》是一首意象宏大的叙事诗,是诗人对少年时代乡村生活的自述,全诗从春夏秋冬不同的意象透视出乡村的景象,春天乡村小道布满青草和山稔花;夏天雨水充沛,“远山的橡树、羊群和低矮的农场”朦胧,父亲在地里耕作;秋天“秋风混杂着稻麦的清香”;那年他十二岁小学毕业,远走他乡。这是他满怀深情回望年少时代写实的一首诗。黄金明的诗歌展现出对理想的憧憬,如《像烟花一样……》:“多年以前,我是一个耽于幻想的乡村少年/坐在干草车上进入了辽阔的秋天/几乎是蔚蓝的天空/像一块巨大的水晶填满了我心底的空白/到远方去。”《漫游者札记》:“梦中人在每一只船上和他相遇而像浪花一样虚幻……为了观察大海,他在海边旅馆住过一个夏天。”海岛、大船、白雾、海滩、沙子等写海的意境具有浪漫的抒情,此与现实备受污染的工业环境形成对比。从黄金明的诗行可读出兼具浪漫抒情的理想主义与现实的博弈,他对正在失去的事物和日渐失衡的自然秩序表达出了忧患的意识。

黄金明的诗歌直陈人类要遵循自然发展之道,人为的扭曲只会使人类的精神陷入迷失的困境。他的诗歌有诸多工业化的词汇,工业发展滋长了人的欲望需求,给人类自然环境造成了破坏。他的诗歌意象往是自然之物,诸如“荒野中那一棵树”“一株大麦”“走在无人称王的山谷,一个人像野花”“繁星漫天其中的一颗”,他以名不经传的植物或星辰为依托,以独立的个体,构建个人理想的蓝图,并抵御工业发展带来非文明变化的一面。《想象一个午后的休闲》以自嘲式幽默反映现实社会的功利主义、教育的缺失,这实质是物质社会的发展给人类文明带来的冲击,导致人的自我迷失。在快时代,人类忘了生存的意义,诗人返璞归真,在返回故乡眺望落日,还原了生命的真实,向人们发出呼吁:停顿下来。在返回的旧时光、山谷、屋舍和溪流,这些给人安稳的自然景象,是人类精神的原地,它本身具备物质社会所不能具备的功用,黄金明对物质发展导致乡村文明建设的失衡,对构建自然淳朴田园式理想生活的失落,发出深重的拯救呼声,这体现了他对乡村未来出路的忧患意识。

最好的诗歌作品,必然会呈现出

哲学层面的思考。黄金明的诗歌绽放思想的光芒,把哲学命题诗化。长诗《荒诞》:“一片雪就是所有雪”,也与“我是一,也是一切”,体现了一是多,多也是一,有着共通性和统一辩证的哲学命题。其次雪与水,河流与大海、泥泞与道路都是一体的。对“我”的描述,诗人剖析了潜意识之“我”的反面,万兽之王,野性的欲望,以老虎、狮子等强悍特性、具有震慑力的意象,在寻找“我”的过程,呈现了“虚妄与本真”的两个层面,这两个层面,其实是一个特性,诗人以王者的姿态出现:“他在山冈追逐着明月,在幽暗的林间长啸”,另一端,他保持着压抑与克制,任何事物的发展走势都不可能呈现强者恒强的态势,这正是自我人格改造的过程。事实上,黄金明也是一位有节制的诗人,对内在之我进行深层的剖析,显示出他对外在事物的辩证认知和觉悟意识。

诗集长诗卷彰显了黄金明诗歌的哲思性,展现出其文学思想博大精深的一面。这表现在他对上古神话、儒家思想、奇门遁甲、道德经等经学的涉猎,当然,他肯定在这方面下过功夫。黄金明在《哲人石》以多个“我很少谈论”,这实是其博学多闻的一个佐证。他从自然无为之道到历史英雄人物、从资本家到文人、从动物园禁锢的动物到科学新发明、从稻田食物链中断到科技游戏对儿童的控制……凡此种种,包罗万象,他所凸显的主题,不少是人类生存所面临的困境,黄金明运用缜密流畅的思维逻辑,以其敏锐的触觉洞悉了事物的真相,构成其诗歌哲学的一部分。

黄金明诗歌的语言艺术别具一格,语言如水生生动、笔法超逸洒脱,没有谋篇布局的预设,但其语言风格与内容有其统一性和整体性。正如他所说:“一首好诗的形式尤其是诗句之间的关系,应当是浑然天成,无迹可寻的,从第一句看不出第二句的发生,它们之间没有逻辑上的必然性;而是第二句是自然地产生了,不显得突兀,却有新意。第三句乃至下文均是如此,读者无法猜想,作者无从预设。”这种风过无痕,雁过无声的诗境体现出诗歌艺术的高深境界,当然,这些语境不是一朝一夕练成,没有徜徉中外诗歌艺术的海洋,没有对自然意象的融会贯通,没有自身的艺术修行,这不容易达到。

我评论这本诗集,知见仍然有限,我做了一些无关紧要的评述,无非为了使这本诗集有更多人知道,尽管诗人本身并不希望以这本诗集来宣传自己。

“微雨众卉新,一雷惊蛰始。”

又是一年惊蛰时! 雷声轰轰,急切而热烈地在天空炸开,告诉大地它回来了! 告诉万物是时候从冬季的梦里醒来了! 惊蛰也是大地与万物的宠儿,看吧,那欢迎它回归的场面多有仪式感:草木横舒,微雨落梅,曲江花笑,马蹄青绿,江色粼粼,柳丝婀娜,新燕翩翩,嫩芽浅浅。

惊蛰到,“九九”艳阳风送暖;春雨早,“融融翠野启春耕”,农家无闲时。这春意渐浓之时正是春耕好时节,田地里,山上洞头,都是人们播种的身影,他们种下五谷、植栽树木,虔诚而谦卑,同时人士的还有一年的希望。长年累月的经验开出智慧的花朵,花语告诉人们:三四月时,你只管耕种,八九月时,自有答案。丰收的希望都藏在这春日的耕种里。

记忆里的村庄,惊蛰前后是望屋不见人、看肉不见烟的,村子里空荡荡,连同小孩的身影都少了去。人们大都被惊蛰引到旷野、山头、田地里去了,个个忙着趁春暖花开时,用辛勤翻开土地滚烫的胸膛,在里面撒下希望的种子。我的父亲也不例外,在惊蛰到来之前,就做好了春耕的准备,早早将锄头、铁锹、犁耙等农具,认真而虔诚地打磨,直到它们的牙齿露出锋利的光芒。牛棚里的大水牛也从冬季的慵懒里走出来,磨蹄霍霍向土壤。惊蛰时节,父亲与水牛,是最佳搭档,彼此有着共同的目标,朝着被春风吹暖的土壤进

军,朝着黄灿灿、沉甸甸的秋收鸿图前进。而水牛是这幅愿景图的大功臣,所以父亲对水牛宝贝得很,绝不会允许我这个小跟班坐在牛背上。

农户自是最爱看到青绿发芽、嫩蕊开花。而对小孩子而言,远有比这更具意义的所在,那便是被春雷惊醒的昆虫。它们藏在松软的泥土里,在泥土的缝隙里,在缝隙的凹凸里。《月令七十二候集解》里说到“二月节……万物出乎震,震为雷,故曰惊蛰,是蛰虫惊而出走矣。”它们本在深土里睡眠蛰伏,惊蛰春雷唤醒它们来参加这人间春耕盛宴,它们便纷纷出动,在地下爬出纵横交错的线路图,为松土春耕贡献了一份力量。年少之时,看着从土里爬出来四处乱窜的虫子,只是觉得新奇好玩,会好奇它们为什么是从地底下冒出来的,为什么没有死在漫长寒冷的冬季。看着它们形状怪异,又喜态连连的模样,倒也不觉得害怕,反而是当玩具般戏弄起来。长大之后,才慢慢从生活的磨炼里品悟出惊蛰这时节的用心良苦,它借百虫告诉我们,世界万物,谁也不能一直从春到夏、从少到老,保持活力满满、惊天动地的状态,须得有安静下来,埋头蛰伏的时节,才能安然度过危机四伏的冬季,蓄攒更充沛的力量,在春雷敲响脱缰重生时机的惊蛰时,可以坚定地爬过一段黑暗潮湿的路程,继而破土而出,拥有一个生机盎然的美好世界。

春雷响,万物长,真好啊,又是一年惊蛰时!

惊蛰

■ 陈海金

春雷滚滚。雨水淅沥
叩开一个节气遮掩的门扉
桃花,在花期里醒来
轻驰媚眼
惊慌失措的黄鹂鸟
在湿漉漉的枝头,乱窜
沾染一身诱人的芬芳

在故乡的怀里,燕语呢喃
日子,柔和得像母亲的耳语
轻风习习
次第拭亮柳丝上的新绿
蝴蝶以翩跹的时光
重温雉永的花语
七星瓢虫,在蔓延的脉络里

续写春天的童话
落在牛角上的布谷鸟
轻啄薄薄的春光
犁铧亮出锋芒
深耕泥土里的岁月
农事,就在父亲的心头扎根
拔节蓬勃的希望



春意盎然

■ 青云 摄



扫码关注
快捷投稿

第八章

◎ 小说连载 ⑧

上一章说到树脂总厂被法院查封后,工会主席岳云太组织职工代表上访市政府讨薪。而另一边,厂招待所也涌来了一群人,他们都是赶来向树脂总厂讨要款项的,供应商要催还原材料贷款,建筑商要结清工程款,经销商则要收回预付款。有两个外省的老板,还带来了当地的公安,准备对张松东采取强制措施,将他带回所属省地进行羁押。还有几个老板,谋算着私下绑架张松东,要逼他给回自己的款项。风闻“讨债大军”杀到,张松东被吓得根本不敢回家,只能装病到医院躲了起来。

上午八时,韩劲带领树脂总厂监管领导小组全体成员来到了厂办公楼的三楼会客室,韩劲首先作会前布置,让树脂总厂叶副总主持会议,副组长、组织部副部长先宣读给张松东职务的决定和成立监管领导小组的文件,财政局局长再宣读给予树脂总厂全体职工补发80%工资奖金的文件,接着由树脂总厂党工部部长作全力支持市委决定的表态发言,最后他来作总结讲话。

刚刚商量完会议议程,负责维护安保秩序的吕副部长,匆匆来到会客室报告紧急情况,昨天围堵市政府门口的那批上访职工知道监管小组来了厂,已将大部分人召回厂,只留少数人继续守在市政府门口,再加上从各车间闻讯赶来的人,办公楼现在已被“里三层外三层”地围堵得水泄不通。刚刚这伙人把保卫科长陈桂等几个中层干部打得血流满面,还不同意给救护车进来接人。吕副部长还特别指明,挑头组织闹事的那个人叫郑勇坤。

听完汇报,山东大汉韩劲拍案而起,怒道:“这是法治社会,有诉求可以谈判,怎可动武乱来!”说罢,立即起身往楼下现场疾步走去。其他小组成员也纷纷跟着韩劲下楼。办公楼前已是人山人海,场面严重失控。厂内职工都熟络,你一言我一语地传着话,现场整个闹哄哄的。只听这个说:“法院查封,市委问责,领导免职,咱们工人要下岗啦!”另一个马上接话道:“凭什么领导腐败要咱工人背锅?”周围人一听,原就愤愤不平的情绪瞬间又添了火,不约而同地大声嚷起来:“凭什么干活不给咱工资?”

韩劲刚下到门口,人群中便“砸”来一句:“这就是来收厂的韩劲。”还来不及及反应,韩劲就被冲过来的十几个人团团围住,将他硬生生拱向单车棚那头,这是郑勇坤设的“战时指挥阵”。韩劲连声大声喊叫,但喊声被淹没在了汹涌的人群里。随韩劲一同下楼来的组织部副部长见状,大呼不

妙,急得额头冒汗,赶紧返身跑上楼去办公室里找座机,想要向市委报告情况,不想电话线早就被郑勇坤他们切断,整栋办公楼彻底与外界隔绝了。

此时,正忙着指挥办公室人员紧急救治受伤人员的龙涛明,得知电话线被切断,当即指示韩小倩从办公楼的逃生通道悄悄出去,到厂外的电话亭打电话报警。龙涛明在坡头镇任镇长时,也遇到过拆迁户围困镇政府的群体事件,场面更为激烈。因有过处理此类事件的经验,龙涛明在处置应对时比其他厂领导更为冷静沉着。接着,他组织机关党员51人,分成四个小组,第一组保护监管领导小组成员,第二组协助保卫科防止冲击办公楼,第三组保护厂里重点设备设施,第四组印发正面宣传材料,做好激进职工的思想工作。(客观上说,龙主任这几条应急措施,对防止事态进一步恶化、起到了关键作用——这是后话。)

由于上访职工已把厂门口堵死,防暴警察、警车和救护车通通都进不来,双方一直在僵持着。韩劲还在郑勇坤那群激进的上访职工手中,被困在办公楼里的120多人始终出不来,连中午饭也吃不成了。龙涛明看到韩小倩几次偷偷抹眼泪,怜惜不已。突然,龙涛明有一个大胆的想法,他找到监管领导小组副组长,提出让他去同郑勇坤谈判,并用自己从郑勇坤手上替换回韩劲。副组长同组员们商量过后,认为这不失为一个能够打破眼下胶着态势的方法,值得一试,于是同意了龙涛明的提议。

龙涛明独自走向那群仍旧情绪激昂的工友们,未待他说明来意,就有人喊道:“这个姓龙的是张松东的同学兼走狗,不相信他!”顿时四面来拳,龙涛明招架不住,脸上就挂了彩,眼镜被打碎,整个掉到了地上,左右眼角都冒血了。但龙涛明一点惧意都没有,强忍疼痛大声喊道:“我是来帮你们的!”这时,其中一位稍微还理智的工友站出来制止说:“别打了,先听他说能怎么办。”

“工友们提出的条件,我负责说服上级领导,尽量满足。”一时无人应声,龙涛明又补充:“我是来换韩组长的,请带我去见韩组长!”工友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最后商量决定:“带这姓龙的去见坤哥,让坤哥决定吧!”

随后,龙涛明被带到单车棚。韩劲正

沉着脸坐在藤条编制的单人沙发上,龙涛明快步上前关切:“韩组长,您没事吧?”韩劲抬起眼,看着来到他跟前,不只鼻青脸肿,还在流着血,一身狼狈的年轻人,一时叫不上名字。“韩组长,我叫龙涛明,是来换您的。”这时,一位坐在长条皮沙发上目露凶光的青年站了起来,喝住龙涛明:“胡说!没毛病,什么换不换的!”

刚才带龙涛明过来,年长一些的那位工友对龙涛明说:“这就是我们坤哥,你有什么话就同坤哥说。”龙涛明眯着眼,细细打量眼前这个相貌身材都极为普通的职工,谁能想到这么一个人竟然组织指挥了这样一大摊子事。他心里相当反感,怒斥:“郑勇坤,你这是犯法,知道吗?”“放屁!我们工人才是工厂的主人。干活拿钱,天公地道,你没资格说老子!”“郑勇坤,你围攻办公楼,扣押领导,这是犯法!你是要负责任的!”郑勇坤气得直跺脚,指挥棚里的几个职工:“兄弟们,给他一点颜色,让他知道咱们工人有力量!”其中一人拿着一黑色头套冲上来,用力将龙涛明的头套住,紧接着又是一阵乱拳。

这时,总厂办公楼看单车棚的老张慌忙进来,走到郑勇坤身边,附在耳边小声说:“我刚才在外面听说,这个龙主任就是之前被免职的坡头镇镇长,你要找的大恩人啊!”老张是郑勇坤大舅,他从心里不赞成外甥这样闹事。

“不会吧?!”不是说镇长离开江南市了吗,我问问他。”郑勇坤立刻让工友们停手。原来郑勇坤,便是坡头镇那岐村超生的郑家户主。那次他老婆被人举报,时任镇长的龙涛明带着计生办一干人来到那岐村,准备把人带走。他们家已四代单传,几位老人哭求放过,龙涛明一时心软,就撤队回来了。殊不知,人心叵测,郑勇坤老婆把孩子生下后,当初在现场的副镇长实名举报龙涛明,把他的镇长职务搞没了。消息传到那岐村郑家,几位老人嘱咐郑勇坤此生做牛做马都要报答龙镇长大恩大德。而且因为超生,郑勇坤也被树脂总厂处罚,每个月扣罚80%的奖金,要一直扣到他儿子十四周岁为止——这让郑勇坤对总厂心怀恨在心,也是他借着上访讨薪的由头兴风作浪的一个原因。

龙涛明被张松东邀来树脂总厂时间不

长,他日常同生产一线工人没有多少交集,和郑勇坤互不认识。郑勇坤移步到龙涛明身边,帮他摘下头套,一改刚刚的态度,变得友善地问:“你叫什么名字?”“龙涛明。”“你在坡头镇当过镇长?”“曾经。”

话音方落,只听“扑通”一声,郑勇坤双膝跪地,边向龙涛明说着“恩人在上,请受我郑勇坤一拜!”边把头颅低下,重重地磕到了地面上。

突如其来的形势转变让棚内众人面面相觑,待听郑勇坤解释完这桩前事的来龙去脉后,这群工友对龙涛明大为改观,多了几分信任,加上郑勇坤在他们上访职工队伍中享有极高威望,龙涛明机缘巧合地竟“擒贼先擒王”了。接下来龙涛明说什么,郑勇坤就落实什么,韩劲和大楼内的人员都顺利脱困,在厂和政府围堵的上访职工们也一散,这场风波很快被平息了下来。韩劲目睹龙涛明逆转形势的经过,他代表监管小组,任命龙涛明为树脂总厂临时负责人。

厂内正风云变幻,有人乘势而上,而厂外躲进医院避风头的张松东可就不好过了。他知道很多债主在找他,甚至准备绑架他。一早,他便看到有债主带着好些个像是打手的人,在住院部楼下鬼鬼祟祟。他觉得医院已不安全,于是摸到医生值班室,偷了一件白大褂和口罩,伪装成医生,逃到医院门口,打的直奔新半岛酒店。

张松东还是来到他熟悉的1808号房。进到房间后, he 先是打了好几个电话,了解和安排了几件重要事情,然后给太太报了平安。这会儿,已经知道自己被免职,张松东依然相当冷静。他先是回忆一遍已发生的事情,看有没有漏招,想想想现在该做些什么,最后对自己的未来作筹谋。

张松东深知,自己沦落到如斯田地,皆因自己好赌。但他并不感到后悔,他认为已发生的事情,后悔没有半毛钱作用。他唯一放心不下的是徐艳芬案件,虽说按自己现在掌握的情报,暂时还会查到他身上来,但到底是一桩隐患。他想,这厂长没得当了,以后肯定要“下海”,那干什么呢?他给自己列了几个方向,一是到海南或者深圳闯闯,二是到这几年办得挺好挺火的乡镇企业去谋个职务干干,三呢?也可以搞房地产,中国这么多人,房地产肯定有前

途。但怎么搞得到办房地产公司的本钱呢?他又想起了澳门赌厅黄老板。不过转念再一深思,暗道:“不好!这段时间绝对不能到澳门,等过了徐艳芬案风头再说。”

张松东尚理不清头绪,便索性不继续想了,可干躺着又觉烦闷,突然一道倩影进入脑海,她就是前几天入职总厂的新秘书韩小倩——他当时在办公室见到韩小倩,便眼前一亮!说实话,能让张松东眼前一亮的少女,在见到韩小倩前还真没有。张松东想,自己老婆太没有情趣,徐艳芬虽媚但阅人无数,李秀芹虽柔但是欧光华的二手货,能与韩小倩这般少不更事的良家女孩共度春宵,付出大点的代价也值!

张松东荷尔蒙蒙上头,一下子来了精神。他先打电话给龙涛明——这时总厂里风波刚平息,办公楼的电话线已恢复。电话这头,龙涛明简单说明了风波平息的情况,可张松东并不关心这一茬,敷衍两句后,就对他说道:“我写了一封交给韩组长的信,请你过一小时派韩小倩到新半岛酒店1808房来取。”龙涛明没有多想就答应了。

张松东接着给司机小杨又打了个电话,吩咐他:“你现在马上去口岸街买一包春药,然后到人民医院刘主任那要一瓶安眠药,用最快速度送来新半岛酒店。”小杨急忙问:“那到您办公室保险柜取东西怎么办?”原先张松东到达酒店门口时已先安排小杨回去帮他收拾留在办公室的贵重物品。“你拿到药给了我,再去收拾!”小杨诺诺应下。

龙涛明和张松东通完电话,走到秘书室,交代秘书小薛去市区光明眼镜店买一副800度的近视眼镜,并告诉韩小倩,过一个小时到新半岛酒店1808房取一封信。出了秘书室,他接着去了会议室,同科室负责人以及厂领导开会,集中商议理一理目前总厂的主要问题,拟向临时管理领导小组打个情况报告。

做完这些事了,龙涛明回到办公室门口,刚好碰到张松东的司机小杨。见小杨手里拿着几个麻袋往张松东的办公室走过来,龙涛明心里疑惑,问道:“你不是说好下午四点钟来收拾的吗?怎么现在才来?”小杨左右看了看,确定周围没其他人后,凑近龙涛明侧身,小声说:“我刚才去给张总买春药了。”说完,还挤了一个怪脸。

龙涛明当即心头大惊——张松东恰好下午让他叫韩小倩去新半岛酒店取东西,不好!张松东怕是要向韩小倩伸出魔爪!反应过去,意识到情况严重的龙涛明拉着小杨就往楼下跑:“快快快!马上去新半岛酒店!”

龙涛明能否救到韩小倩? 请看第九章。